

郭敖

著

# 归藏图

II  
天相师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人民出版社

# 归藏图

II 天相师

郭敖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归藏图. II, 天相师 / 郭敖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 8

ISBN 978-7-201-13847-3

I. ①归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9563号

归藏图. II, 天相师

GUI CANG TU. II, TIAN XIANG SHI

郭 敖 著

---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出 版 人 黄 沛

出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
邮政编码 300051
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邮箱 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责任编辑 刘子伯

策划编辑 李 艳

特约编辑 王三石

装帧设计 仙 境

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00×990毫米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00千字

版次印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4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(0316-8863998)

死亡到来的时刻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死亡来临前的黑夜，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，或者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你。

## 目 录

序章 天相师	001
Ⅰ 九局	035
Ⅱ 众神的栖息之地	073
Ⅲ 九重魔窟	109
Ⅳ 五藏山经	145
Ⅴ 时轮乘	183
Ⅵ 暮归轮转	219
Ⅶ 龙图	251
Ⅷ 幽冥船	285

序章 天相师



过去，现在，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，未来依然会继续改变，有一些事情却始终没有变化，藏匿在这个世界最黑暗的角落里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色彩纷缤的视觉世界，多彩的颜色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。在这五彩斑斓、琳琅满目的表相中，暗藏着简单的符文和万物的运行规律。这个世界剥去光怪陆离的表象，总有一些秘密藏匿在嘈杂的人群中。

万物皆有术数，术法即术数。在混乱无章中暗藏着规律，暗合着万物的基因密码。

珠算子谈经说道，唾沫星子从他枯黄稀疏的齿缝中飞出来溅了胖三一脸，他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：“这术藏可了不得，万物皆有相，任何的物质、结构和生物都有它的相，万物的轮廓、容貌这些都是可以被我们所认知的，可是真正的力量是眼睛看不见的。”

胖三一把抹去了脸上的口水，胖三真实的姓名叫李斯文，这次“斯文”扫地了，他握紧了拳头，铿锵有力地反驳说：“你个老骗子，那是因为你瞎。”

珠算子瞥了一脸不耐烦的胖子一眼，对于他的出言不逊一再隐忍，掐指一算，循循善诱地说：“毛主席说得好，要学会透过现象看



本质……”

我纠正他说：“这话是马克思说的。”

珠算子停顿了一下，有些意外，喃喃自语地说：“老马也说过？”

我说：“这话确实是老马说的。”

珠算子突然忘记了自己要说什么，欲言又止，辩驳道：“毛主席所说的‘要学会’，这三个字才是最重要的。至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人，实属凤毛麟角的少数派，想看得懂现象就要学会这种术法。”

“你个老骗子，现象我们已经看到了，我就想知道本质在哪儿？”胖三追问道。

“这重要吗？本质即便在你眼皮子底下，你也看不到。”珠算子终于忍不住反驳说。老骗子长老骗子短的，胖三叫得他心里没底，他真怕这名字传出去弄巧成拙，说了千遍就成了事实。我讳莫如深地看着他们。

珠算子继续说：“亘古以来，天相，地相，人相各有术法，由河图洛书为基础，传承了三卷天书，一卷《归藏》一卷《连山》一卷《周易》，因触犯禁忌，后又悉数禁藏，我们所熟知的以观察地脉、山形、水流等辨识气数的术法，就是堪舆术、风水术、青乌、青囊等，此乃相地术；用之骨体，人命禀于天，则有表候于体，盖性命之著乎形骨，吉凶之表乎气貌，此乃相人之术。这两种术法在历史的传承中多半已经禁失，精华早已荡然无存，所剩无几的只言片语近些年来多被用于江湖骗子的谋财之道，被打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，而唯独这被称为神之禁忌的相天之术，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，算尽天机，被从历史中抹去，禁藏于深海之中。”

胖三眨了眨眼睛，说：“这牛吹的，我算你及格，有一点我举双手

赞成，这些都是江湖骗子的谋财伎俩，要不是你提醒我，差点儿我都忘了你是个老骗子。”

“有意思吗？”珠算子束手无策，觉得眼前的这个胖子简直不可理喻，不想再跟他争论，想一走了之。

我赶紧劝说：“不要再叫人家老骗子，人家没那么老。”

珠算子委屈地震怒道：“想当年老夫跟北大的韩欲教授谈古论今，他也要赞上老夫一句天相之师，想当年老夫踔厉风发……我们天相一派岂能让你如此侮辱。”

胖三不屑一顾地说：“我没侮辱天相派，我只是在侮辱你。”

我知道胖三看珠算子囿于成见，从川滇地下古城回来以后，他对珠算子与福冈亚美一伙儿耿耿于怀，两个人无休止地争吵着。我突然听到韩欲这个名字，心中一震，立即追问道：“韩欲？等等，你说的可是20世纪20年代北平大学历史系的韩欲教授？”

“终于遇到了明白人。”珠算子喜笑颜开地指着我，突然脸色一沉，问，“不应该啊？看你年纪不过30来岁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人？”

我搪塞说：“当年的著名学者，多多少少听说过。”

珠算子勉强点了点头。珠算子侃侃而谈，回忆说：“那是我最敬重的一个先秦历史学家，他对龙古时期的文化痴迷，上个世纪初川滇一带突然塌陷出一处天坑，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和甲骨，伴随着出土的文物一种全新的文明出现在人们眼前，一些被封藏的秘密初露端倪。他耗时十几年收集相关的资料，老夫虽然没有读过几天私塾，祖辈世代代传下来一部归藏残卷，无独有偶，经文上的符文和出土的文明多有重合。那时虽然我还年少无知，多少对相天术略有些了解，那卷归藏自幼陪伴我

多年，只怪我天生愚钝始终无法参悟，韩欲教授知晓后多次前来拜访，竟然在这些符文中找到了蛛丝马迹。”

“韩欲教授参悟了归藏天书？”我追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珠算子望而生叹地摇了摇头，说，“因为资料残缺得严重，归藏天书里的内容根本无法逐字逐句地整理呈现，韩欲教授带着归藏的复刻版本回到了北平大学，三年后我接到韩欲教授的来信，这些符文的研究终于有所进展，他初识的一位忘年之交小友一语点破了玄机，但就在符文的研究刚刚开始有所进展之时，也惹来了杀身之祸。我被一个不良团伙监视，在一次前往北平大学的途中，我发现这其中各种势力暗流涌动，参与这项研究的所有人员，莫名其妙地意外死去或者离奇失踪。我当时根本无法见到韩欲教授，那时候他已经精神恍惚，生活极其狼狈。如若不是我伪装成暖气维修工人，偷偷地递了一张字条给他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恐怕你们早已看不到老夫了。后来相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，有一天韩欲教授见到我，惶恐不安地跟我说，我们触碰了神的禁忌，谁都逃不掉。之后便凭空消失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我在北平等了他一段时日，正逢奉军全线溃败，离京返奉，我也趁机一路靠算命为生，在混乱中逃离了北平。”

“牛吹到这个份儿上，还真是国家的栋梁！”胖三竖起大拇指心服口服地称赞，他顿时恍然大悟地说，“我明白了，闹了半天，您不只是老骗子，还是一个老不死的老骗子！”

珠算子对胖三的冷嘲热讽置若罔闻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最后一次得知他的消失是在一张废旧的《申报》上，知晓了北平大学韩欲教授的研究所被一场大火烧得干干净净。”

“韩欲教授最后疯了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珠算子感慨地说：“在他失踪前最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他每天都觉得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自己，我们所研究的事物是极度危险的，我怀疑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。”

“有人想毁灭研究成果，掩盖这一切，你怀疑那场大火是人为的？有人故意纵火？”我问道。

珠算子摇了摇头，眼睛里透露着一股寒意，是对于未知根深蒂固的恐惧，他说：“这些文明是被诅咒的禁忌，触碰到这些文明的人都要受到惩罚。”

胖三搓手顿脚，不耐烦地盯着他，对他所讲述的一切充耳不闻。他打了个响指，制止珠算子再说下去，他把眼睛瞪得浑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问：“你看着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珠算子停了下来，全神贯注地去看他的眼睛，说：“眼屎。”

胖三擦了擦眼角，抠出眼屎，说：“再看，仔细看。”

珠算子一头雾水，疑惑不解地摇了摇头，实在没有看出来什么。

胖三循循善诱地提示说：“你从这双深邃而睿智的眼睛里难道就没有看到智慧？”

珠算子歪着头又仔细看了一遍，找了一圈，连脸上的痞子都找遍了，一脸难为情地问：“有吗？”

此时，胖三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，他觉得驴唇不对马嘴，想结束这些无意义的谈话，换一种方法跟他沟通。胖三掏出来一张身份证，问：“认数吗？大家都不是3岁小孩了，哪怕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我也忍了，你还当我们是3岁的弱智，这些玩意儿糊弄鬼呢？听你在这儿吹牛都吹

了半天了，大家都这么忙，我们的诚意你已经看到了，你是不是也有必要稍微拿出点诚意来？”

胖三掂量着手中的九曜天珠，看得珠算子惊得一脑门子汗，生怕他不小心摔到地上，提心吊胆地在一旁手足无措地帮衬着。珠算子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据史书不完整记载，这颗九曜天珠在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三次，每次出现都招惹来无尽的灾难和战火。第一次在春秋时期，在唐初年代有过一次短暂的出现，最后一次的踪迹便是19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，德国人从西藏一位喇嘛那里夺得，让它重见天日，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又再次在战火中消失。”

我看着珠算子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，他的眼睛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胖三手中的珠子。这老小子虽然说了很多跟这颗珠子有关的事情，却闪烁其词，用那些不着边际的传说故事在扯开话题，显然刻意隐瞒着什么，而最重要的事情却闭口不谈，那就是这颗珠子真正隐藏的秘密。

“这玩意儿被你说得这么玄乎，那我就为民除害毁了这惹事的玩意儿。”胖三佯装要摔毁九曜天珠，珠算子惊出一身冷汗，扑倒在地上去接天珠，突然发现被胖三戏耍了，站起身重新拾起来大师的仪态，用两声干瘪的咳嗽来化解尴尬。胖三笑吟吟地说：“我就想知道这玩意儿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，还有，这张破旧的羊皮地图究竟是不是真皮的？”

我们惊愕地看着胖三，果然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连关注点都让人意想不到。珠算子被问蒙了，我崇敬不已地看着胖三，说：“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”

“当然重要！”胖三理直气壮地说，“这张图是一个秘密，它的材质决定了秘密的质量，你说重不重要？”

“有道理。”我和珠算子不约而同地说，钦佩地看着胖三点了点头，表示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思维逻辑。

“这枚九耀天珠相传是打开禁忌大门的钥匙，韩欲教授在一份史书典籍中找到了它的描述，却从来没有机会见到它的样子。直到我看到天眼的排列循序和羊皮卷上的一模一样，严丝合缝，我才断定这就是早已经失落的九耀天珠。”珠算子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回忆说，“当年在川滇的一个小镇上突然塌陷一处天坑，小镇上的村民一夜之间像蒸发了一样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从此以后小到各国的考古队，大到几千人的军队，都有瞬间消失的事件发生。当年出土的甲骨、青铜器皿、壁画、符文拓片以及相关的文物流散到各地。韩欲用了大半辈子前往海内外收集这些相关的符文，虽然发现了一些符文的序列和归藏相似，却苦苦猜想多日未果。直到他遇见了一位少年，据说是当年在塌陷天坑的小镇上活下来的唯一幸存者，在参详对比龙骨碎片和归藏残卷时，竟然被少年一语中的。韩欲听者有心，在数千个符文中找到蛛丝马迹藏于这些残卷的字里行间中，他绘制出一幅潦草的地图，然而研究刚有进展，韩欲教授便惹来杀身之祸。”

我说：“世人只知归藏，却不知有归藏图。”

听我说出这句话，珠算子惊耳骇目地看着我，说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？当时那个少年就是说出了这一句话，才一语道破符文的秘密。”

我说：“当年塌陷处天坑的小镇叫巫镇，那个少年叫陈尘。”

珠算子像见鬼了一样看着我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听到我们的对话，胖三抽了自己两个耳光，确保自己是清醒的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，说：“是你们疯了，还是我不正常？”

“据我所知韩欲教授好像并没有死在那场大火里，研究所燃起大火之前他去了德国，你看到他死在大火中了吗？”我试探地问。

“是吗？”珠算子眼神游移，喜出望外，却泛出一丝诡异，推诿说，“我也是道听途说，这些年来我一直都追逐着韩欲教授的足迹，探索他遗留下来的研究成果，尽一些微薄之力，完成他的遗愿。”

胖三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好像被吓到了。胖三立即站到了珠算子的一边，摸了摸他的脑门，确认他没有发烧不是在说胡话，才在他耳边低声细语地问：“这你都信？”

珠算子点头回应说：“不要低估我的见识，什么样的荒唐事我都见过。”

“那我说我是你的祖宗，你也信？”胖三追问道。

珠算子说：“信，我当然信，我祖宗没一个是活着的。”

胖三被说得脊背发凉，感慨自己交友不慎，这都是一帮什么人，还是选择一个人孑然一身地站在了一边。

我想试着追问珠算子归藏残卷的古本是否还在，还没开口，珠算子已经娓娓道来，他手中的那卷归藏多年来研究无果，后来在那个动荡的特殊时期被烧毁。

“想必这唯一的归藏珍本，就在你的脑子里了？”我问。

珠算子故弄玄虚地说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这肚子一饿脑子就不好使，最近老忘事儿，记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少了。”

胖三看他卖关子，把拳头握得咯咯作响，说：“我这里只有拳头，你吃不吃？”

“太硬！我怕消化不了。”珠算子瞥了他一眼，婉言相拒。



珠算子捂着头说：“最近长途跋涉，偶感风寒，身体疲劳，手脚发冷，关节也痛，胃口不好，嘴里没有味道，不适宜多说话。”

“东四胡同有家火锅比较正宗，羊都是现杀的。”我顺着他的意思，揣测地说。这老小子果然眉开眼笑，乐得合不拢嘴，饕口馋舌地说：“那家我常去，那会儿飘着那个大雪，大冬天儿围着火炉子往那一坐，吃上一口涮羊肉，抿上一口二锅头，啧啧……”

“胖爷，您都捡了一处三居室了，不表示表示，庆祝庆祝？”我掂量着手中的九曜天珠说道。胖三本来听到要吃火锅，哈喇子都流出来了，一听说要请客气儿不打一处来，他假装没听懂，疑惑地问：“我是在跟一堆古董聊天吗？”

“这羊皮卷是真皮的。”我说。

胖三掂量着手中的珠子，又仔细瞧了瞧手中的羊皮卷地图，实在看不懂。最终还是逃不了美食的诱惑，连压箱底儿的钱都拿了出来。

走过闹市区，珠算子一路指引我们。拐入一个胡同，人群渐渐稀疏，四周青砖灰瓦，玉阶丹楹，一条曲径通幽的巷子里深入到昏暗的灯光中，向南走了100多米，看到一洞门脸，面积不大，挂了两盏灯笼，灯笼上写着一个篆体的“赵”字，散发出来幽暗的红光。整家店铺藏于巷子深处，门口挂了一块古色古香的红木匾额，木质的彩色呈现出紫红色，在风雨中已经有些年头，匾额上写着“古董羹”三个字，看上去时常有人清理打扫，依然难掩岁月在它身上留下来的痕迹。

胖三摩拳擦掌地想推门进去，看到匾额上的字，疑惑地问：“剩饭残羹已经够恶心了，这古董羹还不饿到姥姥家了？”



珠算子故弄玄虚地抿嘴一笑，绘声绘色地说：“你有所不知，中国最早的火锅就叫古董羹，这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，因为食材下锅的时候可以听到‘咕咚、咕咚’的声音，便取名叫古董羹。火锅是近些年对它的简称，今儿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火锅。”

朱漆的门上嵌着两尊凸起的铺首，似虎非虎，似龙非龙，形若螺蚌，两尊兽首衔环的椒图与我们对视。珠算子轻轻地扣动了三下门钹，门缝洞开，一股典雅的清香扑鼻而来，一个粗犷的脑袋探出来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这里是私人会所，不对外营业。”

胖三闻到香味，肚子咕咕作响，按捺不住性子，撸起衣袖说：“给你脸了是不是，自古以来敞开门才能做生意，哪有把上帝拒之门外的道理，难道怕我们吃不起？”

“你们是谁啊？”

那人竟然把门敞开了。只见他一身西装，领带笔直，袖钉金光熠熠，袖口中藏着一块金表，价值不菲，完全不像是一家餐馆的服务员。其人身后站着五六个西装革履的大汉，一行人装扮无异，傲然挺立，各个神情严肃，面无表情，一家火锅店竟然透着几分官威，给人一种要过堂的感觉，让人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不祥的预感。我们差点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，珠算子唯唯诺诺地让胖三少说两句，从袖口摸出一张金色镀边的帖子递了过去，这帖子精巧别致，材质犹如蚕丝，珠算子毕恭毕敬地说：“我们是赵家七爷的朋友，这里的规矩我们懂。”

领头的大汉看完帖子，露出了标志性迎客的笑容，身后那些人脸上立现同样的笑容，表情无二，整整齐齐地列成两排，领班带我们入内。

一个巷子里毫不起眼的简朴门脸内别有洞天，绕过影壁，走进去大